

明代吴门书派研究

姚淦铭

书法历史的进程,表现出深广的艺术内涵,闪耀出精光凛凛的艺术思想,产生了众多的书艺流派。苏州作为世界闻名的历史文化名城,不仅乡土风貌是“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而且始终与书法艺术结缘而行,显示其也是一块红胜火、绿如蓝的书艺绿洲。她以甘冽的醇醴,孕育出无数的优秀书家,催开芬芳而神秘的书艺鲜花;而苏州的书家又代代相继为她增光添彩,灌输新鲜的生命浆汁,从而充满了蓬勃的生机。这里,我们对明代吴门书派的研究,无疑是散步在美的绿洲中,从而可称是一次美学的散步!

在积淀与新潮中崛起

明中叶吴门太仓的弇州山人曾自豪地宣布:“天下法书归吾吴。”这位“后七子”的领袖学殖宏富,于书论则议论翩翩,妙言迭出。王世贞揭示了吴门书派在当时的崛起和重要的地位。如果说王世贞更多的是凭着他的敏锐的直觉和感受,那末,现在我们可以站在一个新的历史高度去透视、辨析吴门书派崛起的各种因素,若用最简洁的语言概括,即是在历史的积淀和新潮中,吴门书派崛起于书坛。

公元前514年筑阖闾城始,直到明王朝的悠悠岁月里,这一地区积淀了特别丰富的文化精蕴。论学,则有“天下有学自吴郡始”的赞誉,这是因为范仲淹创立了苏州学府。而吴郡读书习文的风气深入人心,不仅涌现出明清时代众多的苏州状元,而且培育出众星灿燦的才艺兼美之士,从而有人文荟萃地之称。吴地人民在山温水软、风暖土沃中寻觅着自然的美,从而营建成许许多多的名胜古迹,凭着匠心妙智杰构了从宋元至明清的秀丽园林,这又形成这一地区文化积淀的极优秀的一部分。论艺术,以软依娇好的苏白创造了余音绕梁的苏昆剧、满口余香的评弹艺术;以流光溢彩的苏绣缣丝、精美绝伦的玉雕木刻创造了独特的工艺艺术;以精细的制作,创造了脍炙人口的美食艺术。这些都是吴地文化的精华部分。吴地文化中多元因素的历史积淀,形成了这一地区极浓郁的文化氛围,她是那样强烈地触动了人们的心灵,特别是艺术家的灵魂。事实上,深厚的文化积淀成了吴地文学家、艺术家们的温床、春风、雨露。

然而,我们还要进一层指出,书法艺术在这一地区的历史积淀是极其丰裕的。晋吴郡陆机文章冠世,现存国宝《平复帖》即出自他手。唐吴郡陆柬之书艺卓越,扬声腾气在书坛。唐吴郡张旭的狂草则被视为与李白诗、裴旻剑舞同为“三绝”,矗立起狂草艺术的巍峨丰碑。又有史惟则(或说扬州人)以八分名家,《苏州府志》记唐天宝十载立史氏所书《存申君庙

记》成八分书精品。而吴地人张从申是继大书法家徐浩后称雄于江淮的名家。沈传师则赢得过米芾的真赏与赞叹。陆希声善书,并提出“五指执笔法”,为书法技艺作出了贡献。迄宋之范仲淹,其片纸只字视为精金美玉,首立“颜筋柳骨”说,影响深远。其子范纯仁、范纯粹继承父艺,亦精书法。吴县朱长文(或说太仓人)撰写的二十卷《墨池编》为古书论及书史的研究起到继往开来的作用。至元代吴县人陆友真草篆隶皆有法,并著有《研史》、《墨史》、《印史》、《研北杂志》等书学论著。下逮明代长洲宋克书法以业精名显,而徐有贞、李应祜、吴宽等则直接催生出明中期吴门书派的崛起。吴地书艺积淀及其影响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一是从小系统言,有着清晰的贯串线索。如陆机名作《文赋》曾深深打动过陆柬之的心,而终于在晚年陆柬之完成行书《文赋》的创作。陆柬之的书艺又被其子陆彦远继承,其后又由陆彦远外甥张旭一脉相传,而陆希声的五世伯也就是陆彦远,所以《宣和书谱》云“至希声一出,遂能复振家法”。这种家法的积淀又有范仲淹父子,乃至明代文征明父子等。再者是通过师承关系的积淀,如祝允明、文征明都曾受业于李应祜、吴宽等。二是从大系统言,撇开父子传与师徒关系,这一地区的整个书艺精神是一代又一代地积淀着,并且极深远地影响来者,整个书艺血脉贯通相联。三是从更大系统言,吴地书艺又不断地汲取整个书坛的艺术精华来丰富、充实自己,并没有偏守一隅闭目塞听。吴门书家就在这些历史文化,尤其是书艺的积淀中吮吸着丰厚的生命原汁,而明代中期的时代新潮终于使吴门书派卓然而起,雄视书坛。

首先是经济新潮。明中叶资本主义萌芽已出现,商品货币经济的发达已超过以前任何时期,这些因素在江南苏州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从而迎来了经济新潮。苏州以其特别繁华的经济面目成为江南苏、松、杭、嘉、湖五府中的佼佼者,人称“江南苏州买卖多”。特别是古城在“络纬机杼之声,通宵彻夜”之中,以其卓越的蚕丝业,吸引着全国各地的商贾纷至沓来。苏州古城注入了来自经济新潮的热血,产生了一种新的生命力。

次说与之相联的文艺新潮。这一地区的文人以矫健的身手又掀起了文化艺术的新潮流。以戏剧言,昆山魏良辅改革了昆腔,而昆腔广泛传播,吴江派沈璟亮出的旗帜在戏曲创作中光彩照人。以文学言,王世贞在李攀龙之后独主文坛,莫不奔走其门下。以绘画言,“明四家”应运而生。不仅如此,苏州当时涌现出许多大小书画收藏家,专门经营古董、书画的商贾,同时也刺激了装裱业、纸店、笔庄行业的发达,乃至出现了伪造古今书画的特种行业。如此繁华的经济加上如此繁荣的文化艺术,苏州不仅吸引了各地的商人,同样吸引四面八方的文人纷至沓来,甚至迁居苏州。而人文荟萃则使苏州信息量宏大,开拓了此地艺术家的视野,增多了交流切磋艺术的机会。

如果说历史的文化积淀是一块特别肥沃的土壤,那末历史的新潮便是一种强烈的催生剂,明中叶吴门书家头角峥嵘地出现于书坛上了。

明吴门书派发展线索之观照

明初书坛以“三宋二沈”最为著名,而“三宋”中以吴郡长洲人宋克为最佳。宋克从饶介那里受业,加之以“杜门染翰,日费千纸”的砥砺,遂以书名天下。他奋力打破元赵孟頫的范围,而把章草、今草、狂草融铸成有艺术个性的草书流派,洋溢着“体法一变,脱尽元人风气”(《墨缘汇观》)的创新精神。宋氏的书艺和精神给予明吴门书家以丰富的艺术营养与

深刻的思想启示。吴宽赞其“笔精墨妙，而风度翩翩可爱”；都穆称其“师锺元常，后竟以是妙绝天下”^①。而祝允明几乎把宋克看作是吴门的哲人，“克书如初筵见三代贞彝，盖有天授，非人工也”^②。在顶礼膜拜之中，宋克是书家心目中的明吴门书派的开山始祖。

明初吴地书家累累，从《书史会要》以及方志如《苏州府志》、《吴县志》、《昆山志》等，另外从笔记中可以勾稽出上百名书家。以吴中四杰而论，高启“善楷书，飘逸之气，入人眉睫，行草入妙”；杨基“正书师锺元常，行草师二王”；张羽“书法纤婉有异趣，仿佛谢庄《月赋》”；徐贲“楷书秀整端慎，不为沓拖自恣，其草书雄紧跌宕，出入旭、素，无不淋漓快健”。以文学名世的四杰，全都擅长书法，且工楷行草诸体，咸究心于简牍之美。而绝不知名者，亦有可观。明吴人袁养福即此一例。吴宽《匏翁家藏集》曰：“养福所书郭有道碑文，端劲清峭，深得欧阳率更笔意，以其字画之妙如此，宜有书名于时，然吴人固不知有袁养福也。”这可说明，明初吴地书苑既有腾声之名家，又有藏龙伏虎精于书艺而不知其名者也。

吴地习书风气之浓郁，名家林立，乃至卓为全国典范的宋克的出现，为明中期吴门书派演出雄壮的活剧，先表现了一出生动的开场戏。

对于吴门书派起重要作用的徐有贞，应以充分的注意。徐有贞，吴县人，后迎太上皇于南城复辟，进兵部尚书、华盖殿大学士，封武功伯。他“天才绝世，其学自天文、地理、释老、方技之说，无所不通”。（《玉堂丛语》）他又能诗歌，善长书法，尤精行草。他不仅以精湛的书艺、深究书艺奥秘的求索精神直接诱导了吴门书家，而且以自己的社会地位和声誉慧眼识人，提携后学。祝允明是徐有贞的外孙，少时学书就得其指点。著名书画家吴宽未成名前，曾受到他的青睐。当时不少人慕名来请徐有贞写墓志，而他却推荐无名小辈吴宽，说：“吴宽秀才，其文足传世者，盍往求之？”徐有贞也赢得了吴门书家的敬仰。如徐氏《全冲堂记》法书，后跋者二十七人之多，大多是吴中书画名士，如吴宽、沈周、唐寅等，都对他推崇备至。

另一位长洲人李应祯同样应引起我们的重视。李应祯景泰四年举乡试，入太学授中书舍人。明孝宗弘治中，官为太仆少卿。李氏博学好古，兼善各体书法，加之尚道义，甚负时誉。祝允明、文征明都亲炙他的教诲，受业门下，而祝允明又是李应祯的女婿。文征明在《甫田集》里是这样深情地描述了自己受到的教育：“家君寺丞在太仆时，公为少卿。征明以同寮子弟，得朝夕给事左右，所承绪论为多。一日书《魏府君碑》，顾谓征明曰：‘吾学书四十年，今始有得，然老无益矣，子其及目力壮时为之。’因极论书之要诀，累数百言，凡运指凝思、吮豪濡墨与字之起落转换、小大向背、长短疏密、高下疾徐莫不有法。盖公虽潜心古法，而所自得为多，当为国朝第一。甚尤妙能三指尖搦管，虚腕疾书，今人莫能及也。”又曰：“公既多阅古帖，又深诣三昧，遂自成家，而古法不亡。”从这里可以窥探到李应祯对于书法的高深造诣，他已从一般的技艺进到对于古法的继承和创造的高层次，特别是对书艺中的辩证法已有了超乎常人的理解。他对于门人的循循善诱，真诚坦率，毫不保留，如春风化雨一般滋润人们心田。祝、文在他的门下受到优渥的书艺教养，李氏为吴门书派作出了极大的贡献。

长洲书画家沈周也是一位不可忽视的人物。这位石田先生，工诗善画能书，其画或谓明世第一，其书仿黄庭坚，遒劲奇崛，其人隐遁吴地，其居有水竹亭馆之胜、图画鼎彝充牣错

列，四方名士过从无虚日，风流文采照映一时。他不仅培养了人才，如文征明、唐寅皆出入其门，而且以自己的住所构成了一个艺术信息交流的中心，影响极大。

在这些吴地书家的教育、影响、培植、提携下，吴地在明中期涌现出一代名书家，全国刮目相看。稍前有吴宽。这位长洲人曾会试、廷试皆第一，授翰林编修等职，后进礼部尚书。以其行履高洁，知识渊博，朝野敬重。都穆评吴宽，“书翰之妙，识者以为不减大苏”。若从史的角度论，吴宽乃是明中期吴门书派崛起于书坛的前驱人物。其一，吴中当时盛行“纤巧媚美”书风，吴宽以其苏字那样的“端庄淳朴，凝重厚实”来反其道而行之，开辟新路，扫荡陋习。其二，吴氏学苏，从更大范围讲，希望用自己的书艺实践去打破明初直承元人书法、学赵孟頫成风的一统局面。三，以身作则，规模前人，而能自出机杼。王鏊《震泽集》云：“宽作书姿润中时出奇崛，虽规模于苏，而多所自得。”明顾璘曾评他“临怀素《自叙帖》，用笔结体，灏灏恹恹，几不可为象矣”。吴宽以自己的努力在开辟道路。

继之以祝允明、文征明、王宠等书家的呼啸而出，表明吴门书派已真正崛起于明书坛，形成了“天下法书归吾吴”的形势。其中“祝京兆允明为最，文侍诏征明、王贡士宠次之”，（王世贞语）他们是吴门派的中坚。

祝允明被誉为“明代草书第一人”。他师承徐有贞、李应祜，又博采历代书苑精华，加之天资卓越且勤奋奋勉，终于突破时习，“窃追唐躅，上宗逸少”。王世贞在《艺苑卮言》中说：“京兆楷法自元常、二王、永师、秘监、率更、河南、吴兴，行、草则大令、永师、河南、狂素、颠旭、北海、眉山、豫章、襄阳靡不临写工绝，晚节变化出入，不可端倪，风骨烂漫，天真纵逸，真足上配吴兴，他所不论也。”祝允明的楷、行、草如王氏云皆有法度，且能融诸家之长，锤炼出自己的风格，达神明变化之境地。其中又以狂草最造其妙，有云：“枝山草书天下无，妙洒岂独雄三吴！”

文征明被誉为“明楷以文衡山第一”。（朱和羹语）四方乞诗文书画者，接踵于道，甚至外国使者道经吴门，望里肃拜，以不获见为恨。文征明本拙于书，然发奋精进，卓然成大家。他临学宋元，悟得笔意，专研晋唐。小楷温纯精绝，虞、褚而下弗论；隶书法锤繇，独步一世；行草如风舞琼花，泉鸣竹涧，精而美。周之士说过：“国朝书家，自京兆而后，当推征仲擅代。楷法出之右军，圆劲古淡，雅不落宋齐蹊径，法韵两胜人也。”^①文征明从旗手祝允明那里接过大纛，在祝氏去世之后，以其精绝的书画艺术，以其德高望重，以其桃李满布，以其特高的天年，主吴门艺坛三十多年。

当时“吴中四才子”之唐寅和徐贞卿也书名卓著。唐寅书虽不如画，但亦优入圣域，诚如清顾复说：“六如书不事临池，而性成秀发。先君好而习之，语人曰：‘惟其不蹈袭前人矩度，所以优入圣域也。’”（《平生壮观》）徐贞卿“诗甲海内，而书极少，行笔道雅，在文、蔡间”。特别需要指出的如文、唐画坛上的盛名，徐贞卿诗坛上的声望（为吴中诗人之冠）等，都是吴门书派的影响远播的重要因素。

王宠、陈道复也是吴门派的主将，他们与祝、文又称为书坛“吴中四家”。王宠的书艺沉着雄伟，多力丰筋，得气得势，“故明之中叶书家，祝、王并称有以也”！（《平生观壮》）而王宠的业师便是与祝、文等人先后媲美的吴门书家蔡羽。蔡羽正锋浑融，为二王嫡派，且在用笔之道上有精深的识见。王宠在他的良好教育下，苦学不辍，从而名满吴中。又陈道复是文氏的学生。《艺苑卮言》称道他：“初学文氏，欲取风韵，遂成媚侧。行书出杨凝

式、林藻，老笔纵横可赏。”其草书成就很高，莫廷韩曾说：“笔气纵横，天真烂漫，如骏马下坡，翔风舞空。较之米氏父子不知谁为后先矣！”而王宠较之陈道复声誉更显，然不幸短命，未能把吴门书艺推向一个更新的高峰。

以祝、文、王为首的吴门书派的崛起，不仅以其众多的书艺名家在数量上使全国注目，而且以其高超的书艺影响全国。祝氏的“明代草书第一人”，文征明的“明楷第一”，以及王宠的杰出书艺，陈道复的书艺造诣都显示了吴门书艺在全国书坛上的重要地位及其价值。王世贞目睹这一事实，声称“天下法书归吾吴”，在当时并非虚言溢美！

吴门与祝、文並世及其后的书家除上文提及，尚大有人在，如都穆、陈淳、陆师道、许初、黄姬水、张凤翼、俞允文、王世贞、赵宦光、陈元素等等，不胜枚举。如长洲人王谷祥“书仿晋人，不坠右军、大令之风，篆籀八体，並臻妙品”。（明皇甫汈《司勳集》）又如吴县人袁宏“诗名噪一时”，“书却有风态可赏”。（《拿州续稿》）特别是文征明这一支异常兴旺，门人特多，如太仓人周天球，以及王穉登、居节等等，都向他学过书，可谓桃李夭夭；而文征明儿子文彭、文嘉，侄儿文伯仁、孙文元善，以及后辈文从简、文叔、文震亨都能书善画，闻名于世。尤其当论文彭，为“吴门印派”创始人，在篆刻史上有极重要的地位。在文征明之后，虽然吴门书艺尚蔚然可观，然而由于种种原因趋于衰落（下文有论）。

以上我们观照了明吴门书派发展的线索，如果把本文的第一部分看作是参照的座标系统的话，那末将对这一发展线索有更深的体味。

明吴门书派特点之总汇

人才辈出的吴门书家，每家有各异的特点，然而作为这一历史时空的吴门书家又有着相同、相近的地方，我们即阐述这一书派特点的总汇，择其要者讨论之。

一、高尚的人品和精湛的书艺紧密系联。自扬雄提出书艺有君子、小人之说后，书家的人品问题一直是书学史上的极重要话题。明吴门书派极鲜明地表现出君子其书与其人的特点。这方面的例证很多。《书史会要》评李应祯“(书)皆清润瑞方，如其为人”。吴宽曾因唐寅冤屈科场贿赂一案，不顾自身安危、受牵连，写《求情札》为其雪冤，传为书坛佳话。文征明虽靠卖书画为生，但不畏权势，不贪钱财，有不卖给藩王贵胄、宦官和外国人之“三不肯应”规矩。严嵩看望文征明，文征明却不回拜，以崢嶸铁骨冷对严嵩的熏天的气焰，真是一位高风亮节的杰出艺术家。又如祝允明“狂放盖世，千金立尽，面无吝色”。蔡羽为人“高朗疏俊”。陈道复“有云林之飘洒，而无其癖；同石田之高洁，而通于和”。（《白阳先生墓志铭》）再如王世贞不肯附炎趋势于严嵩也表现了这特点。即如唐寅言，并不是一位加过工的“点秋香”的油头粉面式的人物，而是历尽人生坎坷，面对惨酷的人生，“青衫白发老痴翁，笔砚生涯苦食粮”，“起来就写青山卖，不使人间造孽钱”的真正书画家。明吴门书派这一显著特点，正说明他们是以真诚的艺术家的的心灵来对待书艺，而不是用书艺作为猎取名利的工具。虽然他们其中不乏以卖书画为生者，但决不亵渎书艺的圣洁，而是给圣洁的书艺平添上光辉。

二、书学上的深厚的功力和高度的艺术修养。在师承中，在传统的积淀中，在广泛的交流中，在砥砺不懈中，吴门书派表现出深厚的书学功力。祝允明五岁即能书径尺大字，九

岁能诗。他既从徐有贞、李应祯那里得到真传，又上溯钟、王，旁涉唐宋元诸名家，无不临写工绝，所学极多，因之面目神乎其变。文征明刻苦笃学传为美谈。他广求名师，李应祯、沈周、吴宽都是他的老师。《名山藏》曾记他初在郡学学习时，“学官从严厉束诸生，辨色而入，张灯乃散。诸生皆饮噉歌壶弈消暑，征明独临《千文》，日以十本为卒”。直到九十高龄，文氏犹能作蝇头小楷，可见其深厚功力。《苏州府志》又曾叙，“宠少学于蔡羽，居洞庭三年。既而读书石湖之上二十年，非省视不入城市”。明吴门派书家正是在这般卧薪尝胆之中练其功力，从而能在书艺中显示其实力。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不仅专注于书艺一端，他们大都有着既全面且高水平的文化素养，而书艺正是在深广的艺术修养中滋养出来的一朵奇葩。沈周、文征明、唐寅的诗、书、画，祝允明的诗、书、文均造妙境。至于其他书家在诗词、古文、绘画方面也有极深的造诣，如陈道复“凡经学、古文、词章、书法、画品，咸臻其妙。其后书画自成一派”（《苏州府志》）吴门派的这一特点，对于今天的学书者来说非常有借鉴意义。

三、求其创新，不作奴书的变革精神。《甫田集》赞李应祯“虽潜心古法，而所自得为多。当为国朝第一”。李应祯在看到学生文征明摹仿他人笔意的作法后，曾严厉地批评过他：

“破却工夫，何至随人脚踵？就令成王羲之，只是他人书耳！”李氏的高明处是给学生灌输创新意识，并以自己的书艺实践现身说法。确实，吴地的宋克把章草、今草、狂草熔于一炉，出新为一种有艺术个性的草书流派，就是一种导夫先路的创新实践。徐有贞的书，人们曾注意到他的多变的风格，又是在明初习气中力求变化的尝试。乃至吴宽学苏字，同样表现出强烈的变革意识。求变化、创新，求自得形神更鲜明地表现在祝、文、王三家的书法中。祝氏草书遗张颠、狂素的面目，而得其精髓，形成自己的面貌风神，既重法理，更重神韵，洋溢着时代的气息。他在信手挥洒之中，纵横笔意，才情奔放，天真烂漫，却周旋规矩，并且能写出种种不同的形貌。或叹云：“使‘二王’复生未必不为之敛手矣！”文氏博采众长，融合成自己的面目。他的小楷纯粹精工，自《黄庭》、《乐毅》而来，而走进了王右军的境界，虞、褚而下弗论也。王宠也是一位杰出的革新者，但不一定为人们所理解。冯班在《钝吟书要》中就批评过：“学古人书，不可失其本趣。如近世王履吉书，行草学孙过庭，全失过庭意；正书学虞，全不得虞法。虞云：‘先临《告誓》，后写《黄庭》’。《夫子庙堂碑》全似《黄庭》，履吉不知也。过庭与右军殆无别矣。履吉多险恶，全无右军体。”在今天看来，王宠应是一位更有胆魄和勇气的变革者，可惜天不假以年月，否则王宠可能在书坛上有更卓著的建树。明吴门书派在书艺上的变革精神，是值得我们充分重视的。

四、书艺中洋溢着浓郁的文人气、士气、书卷气。王世贞在《弇州山人四部稿·希哲草书月赋》中评云：“余尝谓希哲如王谢中佳子弟，虽偃蹇纵逸，而不使人憎；跳盃健斗如祭将军，而有雅歌投壶风味。识者以为知言。”这充分揭示了吴门大家祝允明即使在奔蛇走虺，骤雨旋风式的狂草中，不失一种雅逸的“王谢子弟”、“雅歌投壶”风味。王宠之书，王穉登曾评他的《半岩潘君七袞序并辞》楷书云：“王履吉先生书，如春云出岫，夭矫变化，视世间肥笔涵墨，真牧猪奴杖画沙耳！此篇尤道雅秀润。”《墨林快事》也说王氏书“表里莹润，骨肉和畅，有法有致”。这也体现了吴门又一大家的“道雅秀润”、“表面莹润”的文人气度和书卷气。至于文征明更为特出。董其昌虽不甚重文氏之书，但却十分赞赏文氏的尔雅风流的书艺特点，在《容台集》中说：“文太史自书所作七言律，皆闭窗日

课，乃尔端谨，如对客挥毫，不以耗气，应想见前辈风流。”明吴门书家的这一特点正和他们的文化教养、文化氛围、审美心理相吻合。另一方面是明中叶吴门书家在朝廷上高官厚位者较少，他们似乎更自由地在书法中（又如在绘画中）充分表现自己士大夫高雅、闲适、淡泊和优越的情趣，酿成浓郁的书卷气。

明吴门书派的历史反思

书学史上某书派的出现是和经济、政治、文化艺术相联系的，又与他们成员的各个方面的素质相联系的。这种外部的与内部的因素相统一，便产生了某书派，决定了该书派的发展进程及其书艺特点。明吴门书派就是书学史上的一个典型。她的出现和发展有其历史的必然，已阐述如上；同样她又留给人们以深刻的历史反思，现简略论述四方面。

一、明吴门书派的历史作用和地位。明初由于最高统治者注重帖学，书艺囿于元代赵孟頫范围之中。闻名书坛的有“三宋二沈”。“三宋”中以宋克首称，虽有创新，但书风上“有巧病之”^①王世贞认为章草存在“波险太过，筋距溢出，遂成佻之”的弊病。云间“二沈”被后人称为“台阁体”。逮乎永乐、成弘书风未有新面貌形成。马宗霍在《书林藻鉴》中说：“自祝允明、文征明、王宠出，始由松雪上窥晋唐，号为明书之中兴。”此论断很有典型性，是较公允的历史评价。明中期吴门书派正是在明书坛愈走愈窄、愈走愈无生气的局面下异军突起，振奋精神，开创新风气。他们突破“三宋二沈”樊篱，冲击赵孟頫之罗网，远师古法，上窥晋唐，融铸锤炼，从而“天下法书归吾吴”，而明书学呈中兴景象。由于她的这一重要历史作用，也就明确了她在书学史上应是一个极重要的书学流派。

二、明吴门书派的深远影响。当时吴门派为天下所注目，学习者甚多。祝氏的草书艺术、文氏的楷行书广为流传，影响巨大。王宠的书艺亦使书家师法而靡成风气。此一也。吴门书派培养、孕育了大批书艺人才。在与吴门书派的广泛的书艺切磋、交流中，在寻师访友中，吴门书派培植了人才。特别是文征明一支，种子绵延，桃李满布，历久不衰。此其二。吴门书派自明至清乃至今天都深深影响着吴地的学者与艺术家，乃至全国的学人，明吴门派这重要的光辉的历史文化积淀，泽被一代一代来者，此其三。

三、吴门书派在明末衰弱的启示。明中叶吴门书派以祝、文、王最有声望，虽然此外人才济济，但未能突过此三子。然而在这三位首领以后，文氏这一脉绍法继美者较多，流亦渐滥。莫廷韩曾云：“祝、文、王数公而下，吴中皆文氏一笔书。”明晚期吴门书派的路子渐趋狭窄，“吴中皆文氏一笔书”也正说明在相继模仿中缺少了开拓创新的精神，从而不能产生书坛上卓立而有号召力的大家，难振“天下法书归吾吴”的雄风，从而走向衰弱。这一历史事实的反思，向我们深刻揭示了：书派的生命力在于不断的创新，只是转辗模仿便失其活力；又在一书派内，必须争奇斗艳、百花齐放，如果皆某人一笔书，同样使书派黯然失色，再是书派必须产生卓绝的领袖，站在时代书艺的前列，否则此派仅庸庸而已。这大约是吴门书派在晚明时的情景给我们的一些启迪。

四、明吴门书派的局限性。明吴门书派虽然起着中兴明代书学的重大作用，但未能在书史上矗立起一块更巍峨的丰碑。马宗霍在《书林藻鉴》中又说过：“京兆之草颇伤贻放，侍诏自负隶法，亦不中程，贡士晚节以己意为行书，则嫌气俭，故仍未能望宋元诸贤，但以小

“石湖串月”小考

于 皿

石湖串月，是姑苏一个重要的传统旅游项目。所谓“串月”就是天上一个月亮，而人们在一座桥的数个桥洞的水中看到一串月亮，如同一长串塔灯倒映在水中，宝带连环，湖水森森，水影相接，煞是好看。据记载，苏州能见“串月”者，实有多处。

一、行春桥串月

据清代吴县顾录撰写的《清嘉录》记载：“（八月）十八日，游石湖，昏时，看行春桥下串月。”徐崧、张大纯写的《百城烟水》里说，“八月十八日，群往楞伽山（即上方山）望湖亭看串月，为奇观”。卢志“十八日昏时，登楞伽山，遥望湖亭，士女为串月之游”。有人说，看串月必须在一定的地点。据顾录记载：“或云：‘十八夜串月，从上方山塔铁练中看出。’是夜月之分度，适当铁练之中，倒影于地，联络一串，故云。”

关于观赏串月，文人墨客，留下了宝贵的文字。蔡云作了一首七绝《吴歙》：“行春桥畔画桡停，十里秋光红蓼汀，夜半潮生看串月，几人醉倚望湖亭。”把当时游人饮酒望串月

楷一体壮其门面而已。”或以为吴门书派未能突过元赵孟頫，更未能望宋唐隋晋。其实吴门书派的一些局限性，也体现了该时代的局限性。因为整个明代的帖学盛行，毕竟影响了书艺家的视野，不能象清代那样看到大量出土的碑刻乃至铜器，更不能象今天这样看到更多的甲骨文、金文、古代竹帛简牍、大量名迹，去扩大眼界，打开宽广的艺术思路。这正象其后明代其它大家，如董其昌等，都处于这一时代中，未能超越这一时代，而被时代所局限。历史上，每论及明代书艺大有贬斥之意。冯钝吟是个典型，在《书学捷要》里引冯钝吟所说：“明朝人字，一笔不可学。”语甚偏激，但究其有理之核，是斥未能大有成就。这正是时代造成的大原因。当然吴门书派的局限性也有个人的原因、地区的原因等（上文已有论及），但以时代局限性为甚。因此，明中期吴门书派的中兴确是对前一阶段的提高，对明初书坛来说是一种崛起，但不是奇峰突兀而起，不是奔腾澎湃，而是较平稳的发展中的中兴。对于明吴门书派历史上有褒有贬，文中已有部分引述，行文至此，既已对明吴门书派的大概情况有了各个方面的分析，大约可以较客观地辨别褒贬的是非了，似不必再辞费了。

——而当这次美学散步行将结束时，我们又欣喜地看到今日吴门书家，在比以往更丰厚的积淀中和时代的新潮中身手不凡、生机勃勃！

①②③《书林藻鉴》。

④《匏翁家藏集》。